

第一章 回到七年前

啟灋元年，仲冬。

先帝駕崩有月餘，這一日是新帝登基大典，而京城的一座府邸，一處偏遠僻靜的院落中闖進一群人，倏然傳來悶響聲，惹得鳥雀驚飛。

房間中，一雙手強迫地掐住女子下頸，不顧她如何掙扎，被抓疼了，姜霜鳶就蹙眉看向一旁婢女，下一刻，女子的雙手被婢女拉開，但她求生意志太強，婢女們費力而不得。

直到喀嚓數聲——

女子的雙手手指被婢女硬生生地扳斷，她猝不及防慘叫出聲，姜霜鳶視而不見，強硬地將藥灌入女子口中，隨即她抬了抬手，女子被捂住了嘴，悶聲不斷響起，姜霜鳶彎下腰，拂過女子臉頰，輕噴了兩聲。

「瞧瞧，好慘啊，要是當初妳沒有拋下太子，現在應該就會是皇后了吧，我哪能這般欺辱妳？可惜，妳慧眼識珠了一次，卻無法僥倖第二次。」

女子渾身是被毆打的青紫，痛苦地倒在地上，藥效上來，她嘴角溢出鮮血，十指斷裂和毒藥肝腸寸斷的疼讓她身子不斷地顫抖，口中逸出痛呼，她盯著姜霜鳶，眸中是害怕和驚懼，以及鮮明的恨意。

姜霜鳶覲了婢女一眼，「今日是新帝登基，不可喧譁。」

婢女手腳麻利地塞了塊布到女子嘴中，至死，女子都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姜霜鳶離開，意識消散之際，聽到她那句輕飄飄的話——

「父親有令，三姑娘暴斃而亡，新皇登基不宜大辦，你們處理了吧。」

京城，禮部尚書府。

僻靜院落中，少女雙眼緊閉，滿頭冷汗，她彷彿陷入夢魘中，面色痛苦，倏然，她睜開雙眼，猛地坐起身子，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。

聽見動靜，外間進來一個穿著青衫婢女打扮的人，她匆忙把手中的鳳仙花撂下，手腳麻利地將少女扶坐起來。

「姑娘又作噩夢了？」青粟擔憂，姑娘不知道怎麼了，自從月前一日醒來後，就夢魘不斷，時常滿頭冷汗地驚醒過來。

若是大姑娘或者二姑娘如此，早就通知主母，請大夫來診斷或者去安靈寺燒個香了。

想到這裡，青粟歎了口氣，收斂心思。

姜亦棠恍惚地看了眼四周，聽到青粟的話，驟然清醒過來，暖陽從窗櫺外照進來落在她臉上，她肖似其母，肌膚細膩白皙，如今額間幾滴冷汗，越添幾分柔弱，清透的眼珠子恍若被水洗淨，唇色慘澹，她微微垂下頭，只露出半張側臉，低聲呢喃道：「是啊，噩夢。」

姜亦棠勉強擠出一抹笑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那一切不是夢，而是真實發生過。她被人灌下毒藥，慘死在這座院子中，下令給她灌藥的人是她的親生父親，親手

灌下她毒藥的是她的親姊姊。

姜亦棠也不知道她為什麼會回到七年前。

這一年，什麼都還沒有發生，她只是禮部尚書府中一個生母早逝的庶女，無人問津。

青粟伺候她梳洗，見她臉色恢復，不再那般慘兮兮的，才去將剛剛撂下的鳳仙花插到花瓶中，給屋中添上抹亮色。

姜亦棠抬起頭，被陽光刺得閉了閉眼，她不適地轉過身，眼角餘光看見那些鳳仙花，她想到了什麼，忽然問：「青粟，今日是初幾了？」

青粟頭也沒回地道：「姑娘忘了？今日是七月初八，昨兒個楚南街好生熱鬧，大姑娘和二姑娘都出府去了，可惜姑娘早早就歇息了。」

姜亦棠當然知道這件事。

昨日七月七，乃是乞巧節，傍晚時分京城就熱鬧了起來，前世她未曾入睡，和姊姊們一同出府，二姊嫌她煩，不願和她同行，她年齡小，腳步再快也不得不落在後方，人潮擁擠下，她一時不慎和姊姊們走散，又尋不到姊姊們，在熱鬧將散時獨自回府，府門早就落鎖，她拍打了許久小廝才來開門，小廝未曾挖苦，只是同情地看了她一眼就讓她趕緊回院子。

第二日，嫡母責怪她不該亂跑，讓姊姊她們尋不著，最終她受了一番責罰。

重生回來，姜亦棠心神不穩，加之她早就知曉自身在府中的地位，也不想去討嫌，最重要的是，她怕她看見二姊姜霜鳶時會控制不住情緒，被人發覺端倪，索性早早上床歇息。

現在聽了青粟的話，姜亦棠也不覺得惋惜，只是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不自覺攥緊了手帕——前世「他」是宣陽十七年七月十日被一輛馬車送入尚書府的，在府中居住了兩個月。

此人就是當今太子，謝玉照。

他身染天花，不得再繼續住在東宮，但他深受聖上喜愛，聖上不忍心讓他遠離京城受病痛之苦，就想讓他住進大臣家中得悉心照顧，兜兜轉轉後這個重擔就落在禮部尚書府。

其中說辭千萬，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，禮部尚書姜戾畋的弟弟，也就是姜亦棠的叔父曾任職於太醫院，後來請辭居家，由他看顧太子最恰當不過。

姜亦棠有片刻的失神。

姨娘早逝，她不受嫡母喜愛，院子位在僻靜偏遠之地，身邊只有青粟和一個粗使婢女伺候，可以說前途黯淡，因此前世在太子住進尚書府後，她忽然升起一個念頭——

如果她去照看太子，太子能活下來，只要顧念她一分恩情，將來把她帶離尚書府，等太子登基後，她自然也就跟著一飛沖天。

這個念頭一旦升起就再也消失不掉，她知道自己只有這一次的機會，她沒幾年就要及笄，及笄前嫡母一定會為她相看親事。

嫡母不喜，父親不管後宅之事，又有二姊時不時地針對，姜亦棠根本不知到時命

運會如何，最終在她趴在窗戶看見那個人臥床一臉病容，額頭冷汗涔涔，宛若忍著無盡痛苦時，她下定了決心——她想賭一次。

她生性膽小，平日盡可能縮在院子中，很少出去，那是她膽子最大的一次。

事實證明，她賭對了。

兩個月後，太子病癒，重回東宮，當初那些來回推卻的人悔得腸子都青了，這種情況下，太子的另眼相看，讓姜亦棠在府中的地位倏然水漲船高，甚至太子後來得知她在府中的經歷，時不時就會接她到太子府小住。

人人都知道謝玉照向聖上請求賜婚他和尚書府的一個庶女，礙於當初將他驅離東宮的愧疚，聖上同意了，但不是正妃，而是太子側妃。

饒是如此，京城中人人仍說她走了狗屎運，居然能攀上太子。

姜亦棠記得，聖旨下來後，謝玉照接她去太子府，替她攏著青絲，低聲告訴她不要著急。那時她一頭霧水，不懂他的意思，小聲地告訴他側妃就夠了。她只是個庶女，以她的身分做側妃其實都是高攀，而且他顧念她的情誼，這一點就足夠讓她在太子府立足。

謝玉照對此笑而不語。

姜亦棠等著及笄後嫁入太子府，所以她從來沒有想過謝玉照會忽然謀反，她不敢置信。

謝玉照已經是太子了，只要等聖上百年後，他自然而然能夠繼承那個位置，他為何要謀反？是因為她？

姜亦棠覺得不可能，謝玉照不是這樣的人。

後來，姜亦棠在要去太子府的途中遇見了父親，父親攔住了她，不許她出府，冷聲質問她難道要拖累整個尚書府？

她停滯在原地。

說她薄情也好，說她冷血也罷，生母早就離世，其實她壓根不在乎尚書府，可她要去太子府嗎？謝玉照犯的是謀反重罪，隨時都有性命之憂！

姜亦棠已經在謝玉照身上賭過一次了，她之所以會去賭，就是因為她怕死。

最終她心生膽怯，沒去太子府，直到她被父親下令灌入毒藥而死，也不曾再見過謝玉照。

姜亦棠回神，青粟剛好壓低聲音道：「奴婢聽說再過兩日太子就要搬進府中了，聽說他得了天花，姑娘您說這能治好嗎？」

姜亦棠脫口而出，「能！」

青粟被嚇了一跳，不解地看了她一眼。

姜亦棠稍偏開眼，眼角餘光見青粟還想說什麼便打斷了她，「別說了，妄議皇室，傳出去可是重罪。」

青粟立刻縮了縮頭，不敢再說。

姜亦棠低垂頭，她不想聽見那個人的消息。

前世知道謝玉照成為新皇後，姜亦棠雖有愣怔卻也替他慶幸，畢竟那兩年他是真的對她很好，而自己既然在關鍵的時候捨棄他，也就並不奢望再和他有所關係。

可她不曾想過會因他而死。

她知道父親為何會下那道命令，是怕她牽累了尚書府。

姜亦棠恨姜戾，恨姜霜鳶，恨尚書府的所有人，但她不恨謝玉照——畢竟她曾救過謝玉照，謝玉照後來也如約對她很好。

但她現在陷入迷茫，前世她賭一把地救了謝玉照，如今她還要這麼做嗎？

姜亦棠想起前世毒藥下肚後肝腸寸斷和手指被一根根扳斷的疼，身子輕顫，她垂頭，唇色慘澹，不由得生出膽怯。

室內昏暗，所有窗戶緊緊關閉，一絲黯淡的光艱難地透過窗櫺照進來，外頭細雨一滴一滴砸在青磚石上，淅淅瀝瀝。

謝玉照被吵醒，睜開眼睛，下意識地張口，「衛笠。」

無人應答。

謝玉照沒有繼續喊，他嗓子疼癢難受，渾身同樣如此，四肢無力連手臂都抬不起來，抬眼入目的一片天青色床幔，隔著六扇煙青色屏風，四周擺設精緻，但是細看又顯得有些空曠，好似匆忙下整理出的房間。

的確是匆忙整理出來的。

四周格外熟悉，在太子府被幽禁的那五年，他無數次回想到這裡，以至於他一眼就認出來這裡是禮部尚書府。

謝玉照神色有片刻晦暗。

寢室內十分安靜，讓謝玉照想到他登基後，趁夜色趕到尚書府見到的那一幕。

他要見的女子渾身青紫，血沾衣襟，十根手指呈扭曲狀，分明是被硬生生扳斷，當年總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姑娘，現在狼狽不堪，足以說明她死前受了多大折磨。

他在眾目睽睽下彎腰，就像五年前一樣，攏過女子青絲，露出她的臉頰，輕柔地替她將嘴角擦乾淨，接著下令讓人把女子帶回宮，尚書府所有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，不敢阻攔。

當年病危之時，在女子瑟瑟發抖的注視中，他答應過她，會將她帶離尚書府，會庇護她一生。

第二個承諾已經食言，他只能實現第一個。

讓人替她收殮屍體，在世人震驚下，讓她葬入皇陵，等他百年後合葬。

雨滴砸在屋簷的聲音讓謝玉照回神，嗓子一陣發癢，讓他忍不住嗆咳出聲，這種不適他很多年都不會經歷過，他躺在床榻上身體劇烈顫抖，但久久無人進來查看。這一年，他得了天花，他身邊親近之人，被有心人以照顧不周的罪名扣押宮中，他孤身一人被送來尚書府。

按理說，應該是姜安於前來照料，但至今無人前來，足可見此時尚書府的態度。無人照料，身上劇痛，包括身分陡然驟變，謝玉照都無動於衷，唯獨視線一直落在門口。

他記得在他搬來尚書府的第二日，他的小姑娘會偷偷摸摸地出現，在暗色中，她一襲青色襦裙成了彼時室內唯一的亮色。

姜亦棠心緒不安地坐在窗邊，她伸手去接雨，一滴雨水砸在她手心，有點涼。青粟在走廊上蹭了蹭鞋底，從窗外看見這一幕，心急火燎地「哎喲」了一聲，趕忙進屋，拉住她的手往裡拽。

「姑娘，您這是幹麼？又是吹冷風又是去接雨的，要是病了，到時可有得您受！」一支簡單的玉簪將青絲全部攏起，姜亦棠側過頭，瞥見銅鏡中的自己，她今年不過十三，樣貌上較曾經要稚嫩許多，使得那一縷憂愁攏在眉間顯得格格不入，她收回手，不敢再去接雨。

青粟不解地看向她，「從昨日起，姑娘就一直坐在這裡往東看，姑娘是不是有心事？」話音甫落，青粟陡然反應過來什麼，四周打量了一番，才作賊似的壓低了聲音又道：「姑娘，您是不是在看嵩榕院啊？」

姜亦棠驟然變了神色，她沒想到會被青粟看出來，剛要不自在地解釋什麼，就聽青粟繼續道——

「咱們頌桉院和嵩榕院離得這麼近，姑娘擔心也是正常，誰不知道天花是會傳染的！」

姜亦棠沒應聲，青粟說的和她所想壓根不是同一件事，她扁嘴趴伏在雙臂中，整個人都陷入掙扎，她有心事，但卻誰都不能說，只能靠自己想通。

青粟不知她在想什麼，她覺得自己說得很有道理，說完歎了口氣，自家姑娘在府中沒有存在感，這種大事也不容姑娘置喙，她們只能聽命認命。

青粟看了眼天色又道：「時辰不早了，奴婢去廚房領晚飯，姑娘可不要再吹冷風了！」

姜亦棠從臂彎中悶悶地應了聲。

頌桉院偏僻，連帶著事少清淨，粗使丫鬟冬兒在掃完地後，見姑娘一人待著就湊過來和姑娘說話。

「姑娘，奴婢聽說榮紛院還在鬧著呢。」

姜亦棠平時低調，也很少苛責下人，所以冬兒才敢湊過來說話。

冬兒是粗使丫鬟並不起眼，但平日和小姊妹聚在一起閒聊，府中各種消息都能知道些許。

榮紛院是姜老夫人的院子，姜亦棠知道她為什麼鬧。

聖上讓太子搬入府中，理由是姜安於醫術高明，換句話說是讓姜安於去照料太子。但是姜安於是姜老夫人的幼子，姜老夫人自來偏疼他，當年姜安於意外雙腿受傷不得不從太醫院卸職回家，姜老夫人自那後就恨不得讓他日日待在她眼皮子底下，再不出一點意外才好。

如今讓她心心念念的幼子去照顧得了天花的太子，這跟剜了她的心沒有區別。

姜亦棠知道，任憑姜景琰怎麼勸說，姜老夫人都不肯讓姜安於去照顧太子，甚至

說出姜晨旼是在逼她去死的話，最終姜晨旼只能無奈妥協。

冬兒習慣了姑娘不說話，她想起什麼，話語中帶了幾分同情，「聽說老爺讓秋花去給那位送飯，但今日奴婢聽人說秋花害怕被傳染，每次將把食盒放在門口就離開了，根本不敢進去。」

姜亦棠臉色稍變，現在的謝玉照根本連床榻都起不來，如果膳食只送到門口，他根本拿不到！

想到此，她還是沒忍住，站了起來就要往外走。

冬兒看得一愣，「姑娘，您要去哪兒啊？」

姜亦棠抿唇，低聲道：「我出去一趟。」

「都快吃晚飯了，姑娘要不要奴婢跟著您？」

姜亦棠拒絕了冬兒，只說她很快回來，拿過油紙傘，闖進了雨幕中。

冬兒看著姑娘的背影，跺了跺腳，「哎呀，姑娘怎麼就穿了這麼點！」

但姑娘不讓她跟，她只能乾著急，想了想去燒了一壺熱水，等姑娘回來可以暖暖身子。

姜亦棠其實沒有想好要怎麼辦，出了頌桉院時，她只有一個念頭——謝玉照不會被活生生餓死吧？

想到這裡，她打了個冷顫，她受罰時被餓過肚子，抓心撓肝的，渾身沒有力氣，如果被餓死，應該會非常痛苦吧？

她不敢再想，默默地加快了腳步。

雨霧繚繞，姜亦棠又一心趕路，沒注意到迎面而來的人，直到雙方撞上，她頓時向後踉蹌了幾步，下一刻，一道不滿的聲音從對面傳來——

「誰啊？這麼不長眼！」

這道聲音入耳，姜亦棠渾身的血液彷彿一剎那冷卻，她恍惚間又回到前世，被強硬地灌入毒藥，清清楚楚地感覺到五臟六腑被侵蝕的疼痛，彷彿被火燒，又彷彿被刀割，疼得她渾身打顫。

油紙傘早就被撞落，姜亦棠孤身站在雨中，渾身被淋濕，宛若落湯雞一般，狼狽不堪，而對面只是肩頭濺到幾滴雨水的姜霜鳶被幾個婢女圍起來噓寒問暖，確認她沒有磕著碰著才都鬆了口氣。

姜霜鳶推開她們，等看見姜亦棠時，不滿地皺眉，「姜亦棠，妳瘋了，亂跑什麼？妳知不知道這是我新做的衣裳，才穿了一日，真晦氣。」

說完，見姜亦棠站著不動，姜霜鳶驚訝。

姜亦棠膽小，別說撞她了，遠遠地見到她就會躲到一邊，實在避不開也會很快低頭，叫她一聲二姊，今日真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。

姜霜鳶狐疑，她掃了眼來時的方向，「姜亦棠，妳要去哪兒？」

尚書府不敢虧待太子，雖說府中人都有些貪生怕死，但也怕太子在尚書府中出事擔責，特意挑選出一個安靜的院落，適合養病，嵩榕院僻遠清淨，且佔地不小，

風景雅致，旁人挑不出錯來。

正因為此處僻靜，姜亦棠出現在這裡才顯得可疑。

姜亦棠垂頭，袖中雙手緊握，竭力壓抑情緒。

婢女風鈴見狀，伸手推了推姜亦棠，「三姑娘，我們姑娘問妳話呢。」

嫡出一脈都高傲，連帶著院中伺候的婢女都高人一等，知道主母和姑娘不喜三姑娘，風鈴對姜亦棠的態度自然不會客氣。

這一推，讓姜亦棠倏然回神，她低垂著頭，擠出聲音，「前幾日我落了風箏在後門處，今日下雨，我想去尋。」

她說的不是假話，前世這時她的確在後門處遺落個風箏，只是那風箏斷了線，掉落在槐樹上，她踮著腳尖也構不著，只能作罷。

聽見這個理由，姜霜鳶當即露出嫌棄的表情，一個風箏罷了，也值得她親自跑這一趟？

姜霜鳶半信半疑，回頭看了眼嵩榕院的方向，輕哼了聲，「最好如此，就怕某些人心比天高，妄想做些不自量力的事情。」

姜亦棠不語。

姜霜鳶厭煩她這副模樣，低聲咒罵，「果然是那個狐媚子的種，就知道裝可憐！」

姜亦棠腦海中陡然閃過姨娘死前慘白的臉龐，最終跌落井中，被撈出來時泡得發白的屍體，她一點點地攥緊了手帕。

風鈴見姜霜鳶這般神情，心中咯噔了聲，最近府中氣氛壓抑，這時鬧出事端怕是不妥，忙說：「姑娘，夫人還在等您用膳呢。」

姜霜鳶一頓，反應過來這還是嵩榕院前，她看了眼肩頭的雨滴，心中煩躁，「算妳走運。」

話落，姜亦棠就被姜霜鳶身邊的婢女推開。

風鈴話中暗含不滿，「三姑娘可別擋道了，別耽誤了咱們姑娘和夫人用膳的時間。」

姜亦棠踉蹌了一下，險些跌坐在地，但姜霜鳶一行人根本不在乎她，小心翼翼地護著姜霜鳶離開。

姜亦棠站在原地，一動不動地看著姜霜鳶背影。

剛才，她費了全身的力氣，才讓自己不要露出異樣，那可是前世害了她性命的人！

姜亦棠狠狠咬唇，讓自己回神。

她忽然意識到，如果她不去救謝玉照，那她這輩子要如何報前世的仇？只憑她，能拿姜霜鳶和姜晨畋怎麼辦？

她不僅不能報仇，甚至這輩子只能任由姜霜鳶母女宰割。

姜亦棠低頭去撿地上的油紙傘，她渾身濕透，油紙傘早就沒用，可她不能把油紙傘扔在這裡不管。

日色漸暗，雨幕中，不能去點路邊的燈籠，姜亦棠在夜色中靠近嵩榕院。

她突然意識到一件事，姜霜鳶的院落不在這裡，她要去主院陪嫡母用膳，怎麼會經過這兒？

看著嵩榕院的牌匾，姜亦棠記起前世姜霜鳶忿忿地說過一句話——

「早知我當時就進去了！」

所以，姜霜鳶是來找謝玉照的，只是她沒敢進去。

姜亦棠伸手推開嵩榕院的門，進了院子，果然和前世一樣，根本沒有人肯守在這裡。

父親這幾日忙於榮紛院的爭吵，嫡母心思也在勸慰兩人身上，下面的人貪生怕死，陽奉陰違，一時無人關注到這裡。

很荒唐，堂堂一國太子，居然無人過問。

姜亦棠彎腰拎起屋簷下的食盒，腳踝處傳來一陣疼，她這才發現不知何時崴了腳。在注意到這一點時，疼痛開始席捲上來。

也許前世死得慘烈，讓姜亦棠這一世格外怕疼，她臉色白了一下，然後強忍著疼，近乎是跌跌撞撞地推開了門。

謝玉照聽見動靜，虛弱地抬起頭。

他醒來的第二日，這屋中終於有了燈亮，有人拎著食盒越過屏風。

兩人四目相對，謝玉照又垂下了頭。

謝玉照聽見來人走近，她放下食盒，無力地跪趴在他床頭，抖著手抓住他的衣袖，聲音都在發顫，「謝玉照，我救你，你以後護住我，好不好？」

她依舊穿著青色襦裙，但前世她來時，並非這麼狼狽，身上也沒有傷。

有那麼一剎那，謝玉照竟恍惚看見前世她慘死的模樣，自回來後就一直壓抑的情緒倏然洶湧而出。

屏風外的燭火忽明忽暗，謝玉照雙眸微閉。

室內寂靜半晌，謝玉照才有動作，露出被血濃染髒的衣裳，輕輕拉上姜亦棠的手，垂眸道：「好。」

第二章 謝玉照會難受

姜亦棠瞬間鼻尖發酸，她扭過頭去忍住快要洶湧而出的眼淚。

和前世一般，謝玉照輕而易舉地答應了她的要求。

前世這時，她其實對他的話半信半疑，她總覺得他答應得太輕易了，只不過敷衍說辭，並不誠懇，但是後來他用實際行動證明，他答應下來的事從未食言。

他是除了姨娘和青粟外，這世間唯一對她好的人。

可在他後來落難時，她卻貪生怕死地拋下他，連去見他一面都不敢。

姜亦棠說不清她對謝玉照是什麼感覺，她艱難地壓抑住情緒，深呼吸了好幾次，將食盒中的膳食都端出來，簡單的三菜一湯，還有一碗米粥，全都涼了。

眼前的謝玉照微閉眼，呼吸虛弱，彷彿下一刻就會不省人事。

姜亦棠看著都覺得害怕，她見慣了謝玉照得體讓人人敬重的樣子，早就忘記他曾有過這般弱勢的時候。

姜亦棠不敢耽誤，也不敢給謝玉照吃冷食，她快速地說：「謝玉照，你別睡啊，我去熬粥，很快就回來。」她看都未看那些菜色一眼，端起米粥放進食盒中，離開前她再三叮囑道：「謝玉照，你不要睡，等我回來。」

姜亦棠沒有管門口的油紙傘，她跑得很快，這裡安靜，又有天花的威懾，根本沒

有人敢靠近。

姜亦棠回到頌桉院時，青粟和冬兒都驚得睜大了雙眼。

「姑娘，您這是幹麼去了，怎麼弄得這麼狼狽？」

青粟直覺道：「您又碰到二姑娘了？」

冬兒聽見這話，縮了縮頭，不敢妄言。

姜亦棠沒回答她們的問題，見兩人要上前，立刻道：「不要靠近我！」

青粟和冬兒都停了下來，不解地看向她。

姜亦棠將食盒遠遠地放在地上，微啞著嗓音道：「把裡面的米粥熱了。」

冬兒看著那個食盒，陡然意識到什麼，聲音都在發抖，「姑、姑娘，您去了嵩榕院？」

青粟不敢置信地看向姜亦棠。

姜亦棠沒有否認。

青粟急死了，口不擇言道：「姑娘，您瘋了！那可是——」她的聲音戛然而止，隨即上前拉住姜亦棠，不顧姜亦棠的躲閃，語速飛快道：「奴婢去打熱水，姑娘快洗洗，會沒事——」

姜亦棠握住青粟的手，打斷她的話，「青粟，去熱粥。」

頌桉院中陡然一靜，冬兒神色複雜地看著眼前一幕。

青粟皺緊了眉頭，都快氣哭了，「姑娘還要去？」

那可是嵩榕院，府中人人避之唯恐不及，她家姑娘是傻子嗎，非要湊上去做什麼！

姜亦棠沒有應聲，只是緩緩垂下頭。

青粟見不得她這樣，她算是陪著姜亦棠長大的，年幼受過宋姨娘的恩情，說句冒犯的話，她一直把姑娘當成親妹妹看待。

姑娘很少固執一件事，她會像現在這樣，一定有她的理由。

青粟跺了跺腳，妥協道：「姑娘先去沐浴，換身乾淨的衣裳，奴婢去熱粥。」

姜亦棠這才輕聲道：「好。」又看向冬兒，低聲吩咐道：「這些時日妳打掃完院子就回房休息，不要靠近寢室。」

冬兒本來還有點遲疑，聽見這話，莫名有些羞愧，她忽然說：「姑娘洪福在身，一定不會出事的，奴婢相信姑娘，奴婢會照顧好院子，姑娘有什麼事都可以吩咐奴婢。」

冬兒年幼時就被賣進府中，她被分到頌桉院，日子過得鬆快清淨，姑娘也一直善待她，她不敢去嵩榕院，但替姑娘做點力所能及的事還是可以的。

姜亦棠點點頭。

冬兒送來熱水，姜亦棠洗了個熱水澡，換了身乾淨的衣裳，帶著熱好的粥和乾淨的錦帛又趕去了嵩榕院。

她沒讓冬兒或者青粟跟著，她想要替自己賭出一條路，沒必要讓旁人跟著冒險。

姜亦棠的動作再快，等回到嵩榕院時，天色也早都暗了下來，蠟燭也快要燃盡。

姜亦棠重新點亮一根蠟燭。

現在才七月，哪怕落雨也不會覺得冷，甚至有點悶熱，只是謝玉照身染天花，必

須門窗緊閉，不僅如此，他身上還蓋著厚重的棉被。

姜亦棠將食盒放下，輕步走近，等看清謝玉照的模樣時，頗有不忍地移開視線。前世在此之前，她不曾見過謝玉照，但是聽說過他的消息，他生得儀表堂堂，哪怕再不喜他的人，也都不得不說他生了一張清雋儒雅的臉，引得京城無數女子芳心暗動。

姜亦棠也見過謝玉照痊癒後的模樣，他生得很像先皇后，據說當年聖上還是太子時，就對先皇后一見鍾情，求娶為妻，可想而知先皇后貌美，亦可想得到謝玉照容貌多俊，他五官深邃，膚色潔白無瑕。

她永遠都記得曾經見過的一幕，謝玉照背光立在書房門口，身形如松，宛若一塊冷玉，稍抬眼，目光清淡冷冽，讓人不自覺避開和他對視。

但現在的謝玉照躺在床上，呼吸虛弱，臉色慘白無色，脖頸處起了一片片的紅疹，綿延不絕地埋進了衣襟中，讓人不敢想像衣服下是何景象，他露出的那一截手腕似乎還起了膿腫，叫人不忍直視。

姜亦棠見他閉著眼，心中一緊，她快步上前，有些慌亂地喊道：「謝玉照！」直到床榻上的人眼皮稍動，她才意識到自己關心則亂，她心下稍安，聲音低了下來，「我帶了熱粥和熱水，我扶你起來。」

謝玉照只是抬眼看她，沒有說話，但姜亦棠知道他同意了。

姜亦棠知道自己其實很笨，但她不曉得為什麼總能猜到謝玉照的想法，有時她甚至會想著並非她猜到了他的想法，而是他從來沒有拒絕過她。

姜亦棠確認門窗都關好後，將謝玉照身上的棉被掀開，艱難地把他扶起來，等他靠著枕頭坐好後，她又替他將錦被蓋上，待做完這些，她已累得臉頰漲紅，微微喘著氣。

她忘了她現在才十三歲，平日都窩在院子中，力氣小得可憐。

謝玉照自幼學習六藝，騎馬射箭不在話下，可力戰兩名禁軍，其身板哪是姜亦棠說扶動就能扶動的。

謝玉照視線掠過小姑娘臉頰，見她連一點遮擋物都沒戴，眼神稍暗，他想說什麼，忽然一陣嗓子發癢，猛然嗆咳起來，連帶著身子都在顫抖。

姜亦棠嚇了一跳，放下粥碗，不斷地替他拍撫後背，「是不是很難受？」

謝玉照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虛弱沙啞地道：「之後再來時，將口鼻遮住。」

姜亦棠在他的視線中，愣愣地點頭。

其實她前世是做好準備才進來的，但這一世可能有點著急，她忘了，幸好他提醒了她。

只是姜亦棠有點疑惑，前世這時的謝玉照有這麼好說話嗎？

她記不清了，但想來應該差不多吧。

姜亦棠對謝玉照的印象，大多是後來兩年他對她的好，自然記不清前世這時的他可以稱得上有點陰鬱。

姜亦棠餵他用了米粥，又餵他喝了杯熱水。

她沒有回顧校院，將帶來的乾淨錦帛撕了一塊，將口鼻全部遮住。

這個過程中，謝玉照只是安靜地看著她，視線落在她未曾遮擋住的眉眼上。

姜亦棠沒有察覺到，她端了盆熱水坐到床榻邊，她掀開錦被，伸手要去解謝玉照的衣帶時，忽然一頓，她抬頭吶吶道：「我要替你擦身子。」

謝玉照垂眸，沉默。

姜亦棠了然，這是默認由她作為了。

她在心中無數次告訴自己，這只是在幫謝玉照治病而已，但心理安慰再多，等她真正解開他的衣帶時，仍是控制不住地閉上了眼。

她輕顫著眼睫，宛若有一股灼熱燒上臉頰，讓她臉頰開始漲紅，許是室內太安靜，讓她輕易察覺到兩人的呼吸，便連帶著耳根都有點發燙。

畢竟，曾經她只差一點就要嫁給眼前這人了。

但當姜亦棠睜開眼睛時，什麼亂七八糟的心思全部都消失了，她怔怔地看著眼前袒露的胸膛，上面血膿遍佈，曾經冷白的肌膚被紅疹沾滿，放眼看去，竟尋不到一處好的肌膚。

姜亦棠失聲，臉上的血色快速褪去。

她忽然想起，她此時面對的不是那個矜貴讓人人敬畏的太子殿下，而是一位染了天花的病人。

姜亦棠洗淨了錦帛，抖著手去清理那些血膿。

哪怕再來一次，她還是害怕，即使前世的經歷告訴她，她和謝玉照最後都不會有事，但這時，姜亦棠還是怕會被傳染。

她終於發現，不管人生是否重來，她永遠都是怕死的膽小鬼。

姜亦棠咬著唇瓣，忍住心中的懼怕，一點點地將那些血膿清理乾淨，過程中，她聽見謝玉照悶哼了兩聲，是疼的。

姜亦棠抬頭偷偷看了眼，他沒有閉眼，視線落在她臉上，除了他額頭因忍疼而暴起的青筋，神情平靜得彷彿什麼事都沒有。

兩人四目相對，姜亦棠立即收回視線。

再來一次，她還是忍不住在心中偷偷敬佩謝玉照，他好能忍。

髒水換了兩盆，姜亦棠起身點了兩次蠟燭，讓室內更亮一些，等到把所有血膿都處理乾淨後，她把手洗乾淨，洗了一遍又一遍。

剛要準備幫謝玉照換上乾淨的衣服，結果一抬頭，她就看見他閉著雙眼。

姜亦棠嚇一跳，攥住謝玉照的手腕，「謝玉照？」

謝玉照疼得身子一抖，緩慢睜開眼，低聲道：「……我在。」

姜亦棠鬆了口氣，沒死就好。

她把乾淨的衣服放在床榻上，低下頭，很小聲地道：「你別睡，我幫你把衣服穿好。」

這句話姜亦棠說得很艱難，前世，她是花了很久功夫說服自己才敢幫他穿衣服。

謝玉照眼神稍動，問：「妳幫我穿？」

姜亦棠小幅度地抬頭，悄聲問：「你自己可以穿嗎？」

問的時候，小姑娘眼睛倏然一亮，在有些昏暗的房間中格外顯眼。

謝玉照平靜回答，「不能。」

只聽聲音都覺得虛弱無力，姜亦棠黯淡地垂下頭。

姜亦棠艱難地幫謝玉照換好衣服，這個過程對兩人都是折磨，姜亦棠扶不動謝玉照，動作間難免時不時就會碰到他身上的疹癩。

謝玉照垂眸面不改色，沒有表現出任何異樣。

姜亦棠累得滿頭大汗，靠在案桌上喘著氣。

謝玉照定定地看著她，忽然問出他早就想問的一句話，「妳不覺得可怕嗎？」

他問的不是害怕，而是可怕，因為從她的表現，他早就看出她害怕。

姜亦棠聽得有些茫然。

見她神情，謝玉照忽然垂下眼瞼，輕聲道：「沒事了。」

樹影婆娑，襯得月光頗為慘澹，姜亦棠乘著夜色回到頌桉院。

青粟一直在等著她，見她回來，陡然鬆了口氣，一肚子的埋怨在看見她眉眼間的疲倦後都嚥了回去，只悶聲道：「奴婢去打熱水給姑娘沐浴。」

時隔五年又見謝玉照，姜亦棠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，她後知後覺地反應過來謝玉照是在問什麼。

他在問，他身上的那些痕跡不可怕嗎？

姜亦棠見過姨娘被打撈起來的情景，渾身泡得脹大慘白，根本看不出來原來的模樣，見過那一幕，再看謝玉照身上的痕跡，她當然不會覺得可怕。

前世謝玉照從未問過她這個問題，姜亦棠現在才知道，原來他心中也會在意這些。

姜亦棠心情複雜，但睏意襲來，翌日還要照顧謝玉照，她沒有再胡思亂想，而是順勢漸漸睡去。

翌日，熹微的晨光透過窗櫺落進室內，姜亦棠早早就起了身，她對著銅鏡仔細淨面後，才坐下來安靜地吃著早飯。

青粟見狀，就知道姑娘是不會改變主意了，她悶悶垂頭，「姑娘今日早點回來，明日要去給老夫人請安。」

每月十五，府中小輩都要去榮紛院請安，這是尚書府一貫的規矩。

姜亦棠低低地應了聲。

青粟覺得困惑，自家姑娘向來膽小，怎麼敢去接觸嵩榕院那位貴人的？

她掃了眼四周，屋內只有她和姑娘兩人，她不由得問道：「姑娘，您到底是怎麼想的？」

姜亦棠轉頭向西面看去。

青粟順著她的視線看去，倏然噤聲。

在世家貴門中，姨娘只能算半個主子，而姑娘不論出於誰的膝下，都是府中真正的主子，姨娘是不能和姑娘同住在一個院子中的。

老爺膝下子嗣不豐，只有一個嫡子和一個庶子，以及兩位嫡女和兩個庶女，除去嫡出一脈的三個孩子，那麼多妾室就只生了三個孩子。

現下講究多子多福，但庶出的孩子過於凋零，跟夫人的手段脫不了關係，老爺和夫人後來漸行漸遠，未必沒有這個原因在其中。

也因此，哪怕夫人不喜姑娘，姑娘也能在府中有一處僻靜的院落。

畢竟在尚書府想要尋到一處破敗的院子，不是件易事。

堂堂尚書府的姑娘要是住得破敗，或者穿著打扮上不得檯面，外人會批評的都是尚書府，所以姑娘一年四季還是領得到兩套新衣裳。

姜亦棠現在看的方向就是當初生母宋姨娘住的院落。

府中姨娘有六位，宋姨娘在世時，老爺每個月總有兩三日會來看宋姨娘，也因此宋姨娘後來一張草席裏著下葬，才更顯得觸目驚心。

青粟猜到了姑娘的想法，那位畢竟是太子，一旦他病癒，如今的冒險都是值得的。

青粟低聲道：「奴婢今日和姑娘一起去，早些將食盒拿回來熱。」

她知道主子們近來沒時間管奴才們如何做事，他們在心中害怕的情況下，哪怕那位貴為太子，也不會如何上心。

姜亦棠想也不想就要拒絕，青粟搶先道：「奴婢不進去，姑娘別擔心奴婢。」

姜亦棠只好止聲，她必須承認，她一個人照顧謝玉照未必忙得過來。

兩人用過早膳，就趕去了嵩榕院。

果然，食盒一樣擺在屋簷下，無人問津。

青粟拎起食盒，離開擔憂道：「姑娘顧好自己。」

姜亦棠點頭，她謹慎地用紗布將口鼻全部遮住，才輕手輕腳地進了門，隔著屏風，小聲地喊：「謝玉照，你醒了嗎？」

裡面傳來一道扣響，像是手指輕輕敲擊床沿的聲音。

他醒了。

姜亦棠鬆了口氣，越過屏風露面，她直接湊近床幔，看清了謝玉照的模樣，稱不上好與不好，但瞧著比昨日乾淨了許多。

他很安靜，姜亦棠平日很少說話，但忍不住問他，「昨日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謝玉照輕微地搖了搖頭。

姜亦棠有點失望，但很快又振作起來，她打來熱水，仔細地替謝玉照清理臉頰、眼睛、口鼻等部分，又倒了杯水，扶著他起身，輕聲道：「漱口。」

她其實做不了太多，只能儘量保持謝玉照的清潔。

尚書府還沒有膽量剋扣太子的藥物，等午時會有人送來藥。

等姜亦棠把這些做完，屋外響起敲門聲，謝玉照眉頭不著痕跡地蹙起。

姜亦棠卻是鬆了口氣，和他解釋道：「是我的婢女。」

姜亦棠轉身出去，門外的果然是青粟，她接過食盒，讓青粟早點回去。

食盒裡面是粥和一些容易克化的食物。

姜亦棠餵著謝玉照吃完後，一時不知道要做什麼，發現他的視線依舊落在她身上，她有點不自在，也有點納悶，前世他有這麼安靜嗎？

姜亦棠不敢對上他的視線，低著頭小聲地說：「再過兩日，府中就會商定好派誰來照顧你了。」

姜老夫人是不會讓姜安於來的，姜晨旼面對姜老夫人也只能讓步，但照料他的事其實由不得尚書府做主。

謝玉照並非真的無人問津，姜亦棠記得前世她只照顧了謝玉照兩日，府中的消息就傳到了聖上的耳中，當即有宮中的內侍來到府裡，毫不客氣地警告了姜老夫人一番，道尚書府居然敢違抗皇命，後來姜安於被打了十個板子。

這還是因為姜安於要照顧太子，才會輕拿輕放。

然後嵩榕院就被禁軍圍起，姜安於住進了偏房，謝玉照一日未痊癒，姜安於就一日不得離開。

唯一能夠出入嵩榕院的，只有姜亦棠。

姜老夫人擔心幼子，知道太子肯讓姜亦棠進院子，就讓姜亦棠去了一趟榮紛院，話裡話外的意思，就是讓姜亦棠攬過重任去照顧太子。

哪怕姜安於不能出嵩榕院，也至少不要讓姜安於親自去接觸太子。

姜老夫人在說這一番話時，完全沒有考慮她一個未及笄的姑娘衣不解帶地照顧外男，事後名聲會如何，也不曾考慮過她是否會染病。

她賭是一回事，可被人推著走又是另一回事。

姜亦棠低垂著頭，自嘲地輕扯唇角。

謝玉照對這些事都了然於心，他忽然抬手按住了小姑娘的手腕，聲音微啞平淡問道：「喜歡桂花嗎？」

姜亦棠懵了一下，不知道話題是怎麼跳到這裡的，但她還是老實回答，「喜歡。」她喜歡很多花，最喜歡桂花。不是因其好看，也不是因其花香，而是年幼時，姨娘經常會撿桂花曬乾，給她做成桂花糕。

謝玉照低聲道：「宮中有一棵桂花樹，樹齡將百，花期時會落一地金黃，父皇特意為其建造一座宮殿，名為桂院。等中秋那日，我帶你去看。」

姜亦棠一雙星眸稍亮，她知道宮中的那棵桂樹，前世每到桂花花期，謝玉照都會帶她進宮。

但可惜，她只見過兩次，後來謝玉照被幽禁，她也不曾再進過宮。

姜亦棠想到這裡，忽然抬頭看向謝玉照，扁了扁嘴。

這一世，謝玉照不要謀反就好了。

見她情緒還是低落，謝玉照眼中掠過一抹不解，前世，他一提帶她去看桂花，她總是會揚起一抹燦爛的笑，平日膽怯說話都格外小聲的人，會驟然靠近他，拉著他的衣袖，嗓音又軟又甜地向他數次確認，得了保證後，整個人就彷彿喝了蜜水般，好哄，又好騙。

謝玉照問：「不想去看嗎？」

姜亦棠鼓著臉，欲言又止，吞吞吐吐地說：「你病還沒好呢……」

雖說前世謝玉照的確病好了，但他又不知道這件事，怎麼能信誓旦旦地說帶她去看桂花？姜亦棠偷瞟了眼謝玉照，果然他這個時候就是個騙子。

謝玉照聽出了她的言外之意，陡然沉默下來。

見狀，姜亦棠有些不安，小心翼翼地說：「是我說錯話了，你一定會好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姜亦棠話音甫落，他便肯定地回答，這讓她倏然怔住，讷讷地不知該怎麼接話。

好在謝玉照好像也累了，閉著眼，彷彿睡了過去。

姜亦棠在嵩榕院待到午時，聽見外面傳來些許動靜，她站起來，透過窗戶去看，秋花撂下食盒就快速地跑出院子，生怕在這裡多待片刻。

見狀，姜亦棠不由得轉頭看了眼謝玉照。

謝玉照不知何時睜開了雙眼，眸中沒有半點睡意，視線安靜地落在她身上。

他應該也聽見了外面的動靜，但他只是靜靜地躺著，哪怕眾人都害怕得不敢靠近他，他也看不出半點情緒波動，無悲無喜，讓人看不透他在想什麼。

姜亦棠喉間忽然有點發堵。

前世他被幽禁時，是不是也像這樣？

所有人都害怕被牽連，不敢靠近他，關係越好越落井下石得厲害，恨不得把他就地正法，彷彿如此就能夠和他撇清干係。

但她沒有資格指責任何人，因為她也是不敢靠近太子府的其中一人。

姜亦棠出去將食盒拿進來，飯菜還是熱的，還有一碗藥。

她餵謝玉照用完膳，又餵他喝了藥，藥味苦澀，但謝玉照卻面不改色地一飲而盡，彷彿早就習慣如此。

姜亦棠忽然有股衝動，脫口問：「謝玉照，你會難受嗎？」

被所有人拋棄，你會難受嗎？

謝玉照動作忽然頓住，他抬頭，平靜地和姜亦棠對視，半晌後道：「會。」

姜亦棠，我會難受。

第三章 習慣受委屈

在回頌桉院的路上，姜亦棠還在想謝玉照的回答——「會難過。」

前世她拋下他時，他是不是也很難過？

也許他在太子府等了很久，畢竟她曾口口聲聲地說要嫁給他。

遠遠地看見青粟，姜亦棠強迫自己收回思緒，她抿了抿唇，深吸一口氣，朝青粟走去。

青粟早早準備好艾草和熱水等物品，見她回來，讓她先沐浴，來不及問嵩榕院的情況，就道：「今兒柊璵院鬧了一通，明日姑娘去榮紛院時，可不要和二姑娘起了衝突。」

說完，青粟忽然想到，姑娘從未主動招惹過二姑娘，會不會起衝突也不是姑娘能決定的。

姜亦棠打起精神，疑惑問道：「她鬧什麼？」

姜霜鳶是嫡母的幼女，也是嫡出一脈最年幼的子嗣，不論是嫡母、父親或者祖母，都對她很是疼愛，府中少有人能讓她受委屈。

青粟撇了撇嘴，壓低聲音道：「二姑娘還能鬧什麼？今日大少爺帶了一枚青玉回

來，二姑娘一眼就看中了，只是後來大姑娘道了一句成色不錯，青玉就被大少爺送給大姑娘，二姑娘可不就要鬧大少爺偏心。」

姜亦棠輕扯唇，是了，府中若還有誰能叫姜霜鳶受委屈，也只有她那位長姊了。長姊姜諳茯今年三月及笄，容貌出眾還是丘榮公主的伴讀，在唯利是圖的父親心中，哪怕再疼姜霜鳶，一百個姜霜鳶捆在一起也比不得一個姜諳茯。

對於姜諳茯，姜亦棠說不上是什麼情緒。

和姜霜鳶不同，姜諳茯不曾欺辱過她。倒不是姜諳茯顧念什麼姊妹情分，而是她一貫在皇宮伴讀，又是府中長女，地位和她們本就有所不同，壓根沒時間將心思放在她們身上，慣是屬於那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人。

如果說府中長輩對姜霜鳶是疼愛，那麼對姜諳茯就是看重。

姜諳茯不招惹人，注重自身形象，但屬於她的東西，也不許旁人染指一分。

姜亦棠和她的交集不多，但姜亦棠記得，前世謝玉照被幽禁後，姜諳茯冷眼說過一句「別拖累了尚書府」；她也曾覺得長姊是個好人，直到她被拖入這座院子的途中，姜諳茯從她身邊目不斜視地經過。

而七年後的姜諳茯嫁給三皇子為妃，尚書府也和三皇子綁在一條船上。

想到這裡，姜亦棠忽然意識到，前世即使她死了，尚書府也在謝玉照那裡討不了好。

姜亦棠人微言輕，回來後雖一直沒有動作，但對姜旻畋和姜霜鳶的恨意不減半分，現在想到前世尚書府應該不會有什麼好下場，一直悶在胸口的情緒才鬆快了點。

姜亦棠回神，不再去想前世的種種。

她拿過一旁被擱置的繡帕，將絲線穿過針眼。

青粟瞥見，納悶道：「姑娘不是要給老夫人納鞋嗎，老夫人的壽辰就快到了，姑娘再不準備，恐怕就要來不及了。」

姜亦棠低垂眼皮，「我身子不適，妳替我做吧。」

青粟驚疑地「啊」了聲。

姜亦棠看見了青粟的神情，但什麼都沒有解釋。

前世她在這府中如履薄冰，為討祖母歡心，每年祖母壽辰的賀禮都是她親手準備，從不假手他人。可現在她忽然醒悟，在這府中，再真心都無用，只有自身有價值時，才能得那些人看重。

她在府中只能領微薄的月銀，偶爾得的幾塊布料也不被她們看在眼中，她辛辛苦苦趕製出來的東西，興許還會被嫌棄粗糙，至少她不曾見過祖母穿過她送的鞋子。既然如此，她何必費心？

青粟雖不解，但是並未多問，而且姑娘近來身子不好，加上還要去照顧嵩榕院那位，本就不易，她也心疼姑娘，想替姑娘分擔些許。

翌日，姜亦棠醒得很早，不到辰時她就收拾好，帶著青粟去了榮紛院。

榮紛院的看門婢女對姜亦棠屈膝行禮，恭敬道：「老夫人還未起身，三姑娘且稍

等片刻。」

姜亦棠輕聲應好，進了榮紛院，站在院子中等待。

本朝重孝，榮紛院的佈置風景都是極好的，堆砌而成的假山，池塘中還可見魚兒搖擺的尾巴，繞院而成的遊廊可遮風擋雨，簾前有婢女看守，遊廊下也站著婢女，皆是垂頭不語。

尚書府中下人的規矩一貫都是好的，尤其是榮紛院。

所以，除去故意的針對，姜亦棠在府中很少遇到惡奴欺主的事情，但相較於其餘主子，對她看輕是在所難免的事情。

過了一刻鐘，榮紛院響起一陣腳步聲，來人嘟囔著什麼，帶著些許的煩躁和不滿。

雖還未見其人，姜亦棠已猜到是誰，果然，下一刻就聽見婢女們的聲音。

「二姑娘。」

姜亦棠稍偏頭，恰好見姜霜鳶帶著風鈴進來，一見到她，姜霜鳶就皺起眉頭。

從昨日就沒一件順心事，今日又見到討厭的人，姜霜鳶的心情不由得又差了點。

姜亦棠只當沒有看見，垂頭掩住情緒，和往常一樣低頭喊了聲，「二姊。」

姜霜鳶顧及這幾日府中氣氛不對，冷哼了聲，沒搭理她。

姜亦棠樂得如此。

下一個來的是姜甜紓，她也是庶女，生母是董姨娘，但和姜亦棠不同，她生母尚在，且董姨娘娘家從商，每年董家孝敬尚書府不少，哪怕只用銀錢打點，也足夠姜甜紓母女在府中活得自在。

姜甜紓見院子中站著的兩人，臉色僵了下。

她自問來得很早，結果不如姜亦棠也就罷了，那是個謹小慎微的，在府中一貫如此作態，但她居然還沒有姜霜鳶來得早？

心中泛起嘀咕，她不著痕跡地湊近姜亦棠，「三姊，妳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姜亦棠覲了她一眼，垂頭輕聲道：「我剛到兩刻鐘。」

她聲音太小，姜甜紓差點沒聽清，等反應過來她說了什麼，嘴角倏然一抽，「兩刻鐘？」

姜甜紓是婢女叫了三次才起來的，她慣來貪睡，聽到對方這話，不由得想到頌桉院離得本來就遠，也就是說三姊至少起身一個時辰了？

恰好姜老夫人身邊的宋嬤嬤出來，聽見這話，朝兩人的方向看了眼。

姜甜紓心中暗罵一聲，這倒顯得她不敬重老夫人了。

她撇嘴，氣鼓鼓地退了兩步，湊到姜霜鳶跟前討好道：「二姊今日來得可真早。」

聲音稍揚，整個院子都聽得到，姜霜鳶輕哼著領首。

見狀，姜甜紓又甜甜地道：「這支青玉簪真好看，二姊戴起來好生相襯。」

姜亦棠只低著頭，當做什麼都沒聽見。

她早習慣姜甜紓討好姜霜鳶的場景，董姨娘是個精明的，進府起一直在討嫡母歡心，加上銀錢孝敬，縱使嫡母一貫打壓妾室，對她卻頗為溫和。

姜甜紓將其母的習性學了個十成十。

都是想在府中有個立身之地，姜亦棠不覺得有什麼不對，但姜甜紓總踩著她去捧

姜霜鳶，難免令人覺得憋悶。

只是今日姜甜紛這番馬屁算是拍到馬腿上了。

姜霜鳶本就因昨日沒要到那枚青玉而煩躁，如今聽姜甜紛又提起，臉色陡然一變，惱瞪了姜甜紛一眼，「就妳話多，不嫌聒噪嗎？」

姜甜紛一愣，畢竟年齡小，大庭廣眾下被訓斥，一時繃不住，險些紅了眼。

她還沒有把董姨娘的本事學到家，憋在那裡不知該怎麼圓場，而且她心中也惱。

她誇姜霜鳶，還誇出錯來了？

這些事情都發生得很快，宋嬤嬤看過來，不著痕跡地皺了皺眉，但她是奴才，不好插手主子的事，只能沉聲道：「老夫人醒了，請各位姑娘都進來吧。」

姨娘是不能來向姜老夫人請安的，姜晁畋父子三人早朝未歸，姜諳茯昨日接了丘榮公主府的帖子，今日要出遊，而姜夫人在替姜諳茯準備，總歸今日只有她們三人，姜霜鳶自然而然地走在最前面，繃著一張臉進了室內，姜甜紛受了罵，也不想和姜霜鳶一同走，就落在姜亦棠身後。

姜亦棠剛進室內，就聽見姜老夫人疼愛的聲音——

「哎喲，這小臉鼓的，誰讓妳受委屈了？」

姜亦棠垂下頭，眼瞼輕顫，姜老夫人這番疼愛的模樣，只對嫡出一脈表現過。

姜甜紛也酸得不著痕跡地撇嘴。

姜霜鳶撲進姜老夫人懷中，撒嬌控訴道：「祖母，大哥不疼我了。」

姜老夫人自然知道昨日的事情，攬著姜霜鳶，輕拍她的後背，笑著安撫道：「妳姊姊今日要去赴丘榮公主的約，身上是該有好東西陪襯些許。」

聽出祖母話意偏向長姊，姜霜鳶頓時氣悶地扭過頭去。

姜老夫人笑著搖頭，看了宋嬤嬤一眼，宋嬤嬤轉身進了內室。

而這空檔，姜老夫人抬頭看了還站著的另外兩個孫女一眼，道：「都坐著吧。」

姜老夫人笑意不變，但語氣中的親暱無端就少了幾分，姜亦棠早就習慣了如此，但是姜甜紛不由得心酸。

姜亦棠和姜甜紛同時低頭道謝，才坐了下來，安靜地看著眼前一幕。

宋嬤嬤拿了個錦盒出來，姜老夫人接過，推給了姜霜鳶，「打開看看。」

姜霜鳶轉過頭，狐疑地打開錦盒，見裡面躺著一塊上好的羊脂玉才揚起笑臉，「霜兒就知道祖母最疼愛霜兒了。」

姜老夫人拍了拍姜霜鳶，讓她坐好。

姜老夫人又說了些話，姜亦棠一直都是低聲附和，不起眼也不會顯得過分安靜。

忽然，姜老夫人話題一轉，「妳們應該都知道，府中近日住進一位貴人。」

在場幾人的臉色都變了變。

姜霜鳶那日是親自去看了的，不敢進去，只偷偷看了一眼，剛看見謝玉照身上的膿腫就嚇得跑了出來，現在聽見祖母的話，她不由得回想起看見的景象，當即嫌惡地皺了皺細眉。

姜甜紛不知道那麼多，但她記得姨娘說過天花是會死人的。

姜亦棠也不解姜老夫人為何忽然提起這個，見姜老夫人轉頭看了過來，她心中咯

瞪了聲，微不可察地攥緊了手帕。

姜老夫人笑意不變，語氣溫和，「我記得嵩榕院和頌桉院離得不遠。」

豈止是不遠，就只剩一牆之隔了。

「妳父親和母親平日忙碌，雖說太子是外男，但妳尚年幼，而且妳身為主人家，既離得近，平日就看顧著點嵩榕院。」

室內瞬間安靜下來，姜甜紛偷偷看了眼三姊，心中有些同情。

而半晌沒聽到回答，姜老夫人臉上笑容少了些許。

姜亦棠沉默許久才出聲，「孫女知道了。」

姜老夫人這才又笑道：「缺什麼就去和管家說，那位可是貴客，不容怠慢。」

姜亦棠心中輕諷，不容怠慢，尚書府也怠慢多日了。

然而這抹輕諷還未消，姜亦棠心中又浮上自嘲。

這次還沒有等到宮中訓斥，祖母就要推她入火坑了嗎？在眾人眼中，如今的嵩榕院可不就相當於火坑。

請安結束，姜亦棠和姜甜紛先離開了榮紛院。

等她們都走後，姜霜鳶才嘟囔道：「祖母，這不是便宜了她嗎？」

姜霜鳶皺著眉頭，有些許不滿，太子的病不好也就罷了，如果太子的病好了，那姜亦棠不就是一朝飛上枝頭了？

她打壓了姜亦棠那麼多年，一時之間根本接受不了姜亦棠會有翻身的可能。

姜老夫人看著她許久，忽然道：「那不然讓妳去？」

姜霜鳶身子陡然僵硬，脫口道：「我才不要！」

那可是天花，會傳染的！

姜霜鳶委屈地看向姜老夫人，生怕她真動了這個念頭。

姜老夫人這才輕扯唇角，「妳看，妳根本不願，說明妳打心底知道這不是一件好差事，那妳還說什麼便宜了她？」

姜霜鳶一時無言以對，半晌才憋出一句，「可、可萬一太子——」

姜老夫人打斷了她，「如果她真能搏到這份機緣，那就是她的命！」

她心中還是覺得不舒坦。

姜老夫人平靜地看著她，許久後說道：「霜兒，她也是妳的妹妹。」

姜霜鳶想反駁，姜亦棠才不是她的妹妹！

但話剛要出口，她忽然反應過來，祖母的意思恐怕不是這麼簡單，而是在提醒她姜亦棠也是尚書府的人。

用一個庶女去搏這天大的富貴，不論結果如何，尚書府都不虧！

姜霜鳶驟然噤聲，祖母這話一出，她說再多都無用，還不能阻止事情發展，甚至偷偷詛咒太子就此病逝都不行——因為她也是尚書府一員，如果太子在尚書府病逝，必定牽連尚書府，她也不可能獨善其身。

但如果讓她和姜亦棠換的話，她也是不願的。

至於長姊……姜霜鳶撇嘴，府中哪會捨得讓培養了那麼久的長姊去做這種事？府中是必須有人去照顧那位的，否則就得小叔親自上陣，祖母要是能答應，府中也不至於鬧這麼多日了。

想通這一切，姜霜鳶悶聲說：「我知道了，祖母。」

姜老夫人輕拍她後背，笑著道：「霜兒乖。」

等出了榮紛院，姜霜鳶忿忿地踢了一下石子，對於姜亦棠，她是厭惡的。

她出生後，父親遇到了姜亦棠的生母，將人帶回府中。

她年幼時親眼見過母親抹淚的場景，又因當時宋姨娘有孕，她被父親疏忽了幾年，是以她恨極了宋姨娘和姜亦棠——哪怕她知道宋姨娘並非自願進府，但因為她不能去怪必須仰賴的父親，只能將一切都怪在宋姨娘和姜亦棠身上。

風鈴見狀，意有所指地給她出主意，「姑娘，那可是天花，只要一個不注意，三姑娘能不能安全活下來都不一定。」

姜霜鳶白了她一眼，「別瞎出主意！」

被罵了，風鈴只好訕訕地閉嘴。

姜霜鳶憋著一肚子氣回了院子，她的確討厭姜亦棠，但世家女子都貴重這句話不假，尤其是她們府中連帶著庶出，一共也就四個姑娘。

一場聯姻能給府中帶來的好處是不計其數的，哪怕姜亦棠在府中再不起眼又是庶出，等及笄後上門求娶的人也不會少，一個尚書府出身的名頭就足夠令一些人趨之若鶩。

平時的小打小鬧就算了，一旦她真的做出什麼害人性命的事，父親和祖母第一個饒不了她，就連母親不喜姜亦棠也不會短缺了她平日的吃穿。

除非姜亦棠犯了什麼事，讓府中不能再留著她……姜霜鳶睜了睸眼，想到什麼，輕哼了一聲。

姜亦棠不知道姜霜鳶在想什麼，她剛回到頌桉院，青粟便忍不住了，不滿地道：

「老夫人也太過偏心了！」

鬧著不許二老爺去嵩榕院照顧那位，就推著自家姑娘去送死？嫡出的命珍貴，庶出的命就如草芥嗎？

青粟紅了眼，想到照顧多年的姑娘要去受這罪，頓時又氣又恨。

姜亦棠什麼話都沒說。

青粟看著她悶聲說：「姑娘就不難過嗎？」

姜亦棠垂著頭，面無表情道：「早就習慣了，不是嗎？」

青粟鼻子一酸，抱著她哭出聲來，姨娘去得早，但死了也算是解脫了，哪裡知道姑娘一個人留在尚書府中過得苦不苦啊！

姜亦棠任由她哭，哪怕再來一次，她也覺得心寒。

她深呼吸一口氣，抬頭看向屋中點著的燭火，火光刺眼，讓她不由得閉眼，一抹冰涼從眼角滑落。

從醒來的那一刻起，她就對尚書府不抱任何期待了。

姜亦棠啞著聲說：「至少從今日起，再去嵩榕院就不需要躲著任何人了。」

青粟抹著眼淚道：「這哪能一樣……」

一個是自願去的，一個是被迫去的，哪能一樣？

「只盼那位是有良心的，日後能將姑娘救出苦海。」

姜亦棠低聲說：「他會的。」

對她，謝玉照從未食言過。

說到這裡，她抬手拍了拍臉，讓自己振作起來，「好了，別哭了，謝玉照還在等我呢。」

姜亦棠想到請安耽誤了那麼久時間，謝玉照現在恐怕連早飯都沒吃，不敢再耽誤時間，隨意地擦了下臉，就匆匆往嵩榕院趕去。

等到了嵩榕院都快要午時了，恰好遇到秋花。

秋花見到姜亦棠，眼睛一亮，隨即怯聲道：「三姑娘，聽說老夫人讓您照顧太子，奴婢不敢進去，能不能請三姑娘將午飯帶過去？」

姜亦棠看著她半晌才接過食盒，同時道：「日後，送飯的事不需要妳了。」

聽見這話，秋花詫異，明白過來後不僅不覺得沮喪，反而高興不已，對姜亦棠連連道謝，「謝謝！謝謝三姑娘！」

姜亦棠用巾帕遮住口鼻，推門進去。

聽見動靜，謝玉照睜開雙眼，下一刻，他的視線在少女臉上頓住。

她才哭過……她每次哭都是小聲地哭，不似旁人想將委屈都哭出來，而是一點點地把情緒往回憋，所以她哭完總是眼睛通紅，怯生生的還要裝作無事發生。

姜亦棠剛對上他的視線，立即輕輕地別過臉，低頭費力地把人扶起來，悶悶地說：「十五要去向祖母請安，我這才來晚了。」稍頓，她很快補了句，「昨日我和你說過的。」

她一直垂著頭，不肯和謝玉照對視，先去端了熱水進來，替他清潔了口鼻，才將食盒裡的飯和藥都端出來。

今日不止要餵謝玉照喝藥，還要替他再清理一遍身子，病時最忌不淨。

她在想今日要做什麼時，忽然聽見耳邊傳來低低的詢問——

「妳哭了？」

姜亦棠動作頓住，不自覺轉頭看去，立即撞進謝玉照漆黑的眸中，那眸子如一片幽暗的深潭，讓人看不清他在想什麼。

前世她和謝玉照相處許久，習慣他待她最好也習慣什麼都和他說，此時她忽然有傾訴的衝動，但她很快回過神，低下頭，鼻頭忍不住地發酸，悶聲說：「祖母讓我來照顧你。」

短短的一句話，不肯再多說，姜亦棠怕自己會忍不住哭出來。

她前世總在謝玉照面前哭，早就成了習慣，時隔五年再相見，沒想到居然並未改變，早就習慣委屈的她，在謝玉照面前卻是一分都藏不住。

室內安靜了片刻，姜亦棠倏然反應過來，謝玉照會不會誤會，覺得她是不願意？

她有些慌亂地說：「我不是不想來，只是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謝玉照聲音虛弱地打斷了她。

姜亦棠愣怔地抬頭。

謝玉照輕輕握住她的手，重複了一遍，「我知道。」

她只是委屈，她的親人不顧她的生死，將她推入深淵，尤其在她祖母拚命不許她小叔前來的對照下，越發襯得她孤苦無依。

即使如此，現如今的小姑娘對尚書府也沒有恨意。

謝玉照深深地看向她，小姑娘一直很乖，哪怕委屈也不曾怨恨，可如果她知道她最後會慘死於親人手中，會不會後悔這時對他的請求僅僅是帶她離開尚書府？

姜亦棠的手輕顫了下，盯著謝玉照握著她的手，在因為他沒有誤會鬆口氣的同時，又有點糾結，巴掌大的小臉都不自覺皺了起來。

她到底該不該提醒謝玉照，他患的天花還沒好，是會傳染的？

謝玉照慣會洞察人心，也知道眼前人最怕什麼，很快就收回手，他的手上沒有膿腫，握住少女的手時也不會顯得不堪入目，讓他總會忘記現在還患病在身。

姜亦棠放鬆了些，淨了手便開始餵飯，廚房備的都是清淡的飲食，謝玉照挑都沒得挑，而他也知道現在的情況相當配合，所以餵飯的過程很輕鬆。

只是等替謝玉照清理身子時，姜亦棠不免又顯得緊繃，她前前後後打來幾盆熱水，每換一次熱水都要仔仔細細地清理一遍雙手。

撞見謝玉照在看她，她咬了咬唇，低垂下頭囁嚅地說：「我、害怕……」

謝玉照看著小姑娘一邊說著害怕，一邊抖著手替他清理膿腫，卻不曾生出一分想要離開的念頭，不禁眼神晦澀。

姜亦棠永遠都不會知道，在他被幽禁的那五年，得勢時對他柔情密意的她不曾去看過他一次的五年中，無數個夜晚裡，他總會回想起這一幕。

這一幕打消了他對她薄情的所有怨恨。

而且，他本就怪不了她。

從一開始，他帶她離開尚書府就是兩人間的交易，是他選擇了讓她成為太子妃的方法。

若非因他，她至少還能好好地活著，不會被親人害死，或許她臨死前還會怨恨他牽累了她。